

《主人》丛书

创艺人生

《主人》编辑部 编



上海三联书店

《主人》丛书

创艺人生

《主人》编辑部 编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创艺人生 / 《主人》编辑部编著. —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5. 6

ISBN 978-7-5426-5208-9

I. ①创… II. ①主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20684 号

创艺人生

编 著 / 《主人》编辑部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

特约编辑 / 石晓寅

装帧设计 / 陆雅敏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张思珍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网 址 / www.sjpc1932.com

邮购电话 / 021-24175971

印 刷 / 上海江杨装订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150 千字

印 张 / 5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5208-9/I · 1040

定 价 / 32.00 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-66081743

目 录

- / 1** 翟墨在上海
- / 12** 生为艺术
- / 21** 从船型建筑起航的旅美画家
- / 28** 因茶缘壶·风云际会
- / 35** “在空中写字”的大师
- / 45** “胡诌瞎侃”王自健
- / 52** 俯瞰青藏高原的雄鹰
- / 60** 手掌黑白方圆的少年
- / 68** 麦杆上的奇特意境
- / 73** 冠军原是乖乖女
- / 80** 轻旋薄冰盛绿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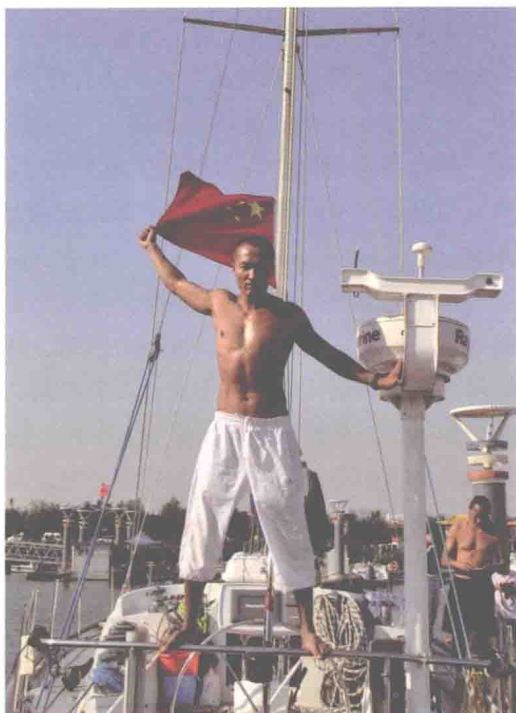
- / 87** 慧眼识器 让海外珍宝“回家”
- / 96** 八方新气：做时代“官窑”当代经典
- / 107** 非人磨墨墨磨人
- / 118** 他为老外拍“全家福”
- / 124** 将金玉“合璧”的工艺大师
- / 131** 灵动写国粹 妙笔绘人物
- / 136** 老毕和他的“回丝”画
- / 144** 一个医生导演的酸甜苦辣
- / 155** 醉心方寸山花开
- / 165** 历史的记录者
- / 171** 菊隐江湖香自远

帆船、大海、
黝黑、寂寞、日照
号，这些关键词是不
是拼凑出了一个神秘
浪漫的天涯旅客？放
任脑海中那个英勇无
匹的形象占据思维，
让我们看看翟墨如何
与这个身影相叠。

翟墨在上海

——记中国首次单人无动力帆船环球航海勇士

文 / 董煜





他黑得就像印第安人



八月的海，是台风诞生的温床。

因为海的霸气，台风自然也是霸气十足的，“莫拉克”一出，谁与争锋？顿时山体滑坡、道路冲毁、房屋倒塌，暴雨洪水到处攻城拔寨，伤人无数。

也正是因为“莫拉克”，我认识了翟墨。

本来那天我有事的，朋友打电话来说，明天带你去见一个人，你一定感兴趣。我说不行啊，我跟长江隧桥的老总约好了，要去采访的。老总很忙，约一次不容易啊。可是朋友却说，你还是抽空见见吧，保你不会后悔。我说谁呀？你带我去见什么人呢？她说，翟墨啊，翟墨你知不知道？就是那个单人无动力帆船环球航海的中国第一人啊！

这个名字我很陌生，但对他的事迹却是熟悉的。在电视上，我曾看到过类似的报道，单人，帆船，航海，环球，这些字眼和由此生成的画面在我的记忆中飘忽不定，没有具象，也没有地方落脚，现在我终于知道这些都跟一个叫翟墨的人有关。我打开网页看了看，从2000年他自驾帆船环新西兰一周，考察当地波利尼西亚土著文化开始，关于他的报道和图片就层出不穷，铺天盖地。我想，这么个有名的人，是不该错过的。

2009年8月4日，下着细雨。采访完长江隧桥的戴总，我赶到浦建路，上了朋友的车，去塘桥码头。到码头大门处，正四处张望呢，朋友说，翟墨在那呢！只见一个高大的汉子，长发及腰，扎成马尾辫，

很灿烂地笑着向我们走来。他的皮肤很黑，走近了看，更是黑得透亮，像印第安人。即便是在烟雨濛濛的傍晚，那黑，那笑容，依然有着巨大的杀伤力。

塘桥码头原来是个煤炭装卸区，在世博前，这里已废弃多时，等待移作他用。现在的塘桥码头已完成了历史使命，再无船只停靠，所以在空空荡荡的码头上，翟墨的船形单影只。想象中，适合远洋航海的船一定是很雄伟的，可是落下了18米高的帆，船就显得小了，被黄浦江的浪托着，起起伏伏，随波逐流，看不出这小小的船居然还能横跨三大洋，完成环球航海的壮举。

因为落潮，船跟码头落差达十多米，且下着雨，没有好身手，是不敢贸然上船的，所以只能远远地看一看。翟墨看出我们眼里的遗憾，便提议，我们换个地方，可以看得更清楚点。这地方是码头的——一个塔吊，大红色的，巨大而结实，他把我们一个一个拉上去，然后又着腰，远远地看着自己的船。

初次见面，不知从何说起，事后想想，问出来的居然都是些很蠢的问题。

譬如我问，一个人在海上航行这么危险，你怎么不怕死啊？

翟墨说，怎么会不怕死呢，遇到恶劣天气，海天漆黑一片，那风，鬼哭狼嚎似的，我只能用根绳子把自己拴在船上，很多时候，我都以为自己回不来了。最后为什么能挺过来，那是我有个绝招！翟墨起先卖了个关子，后来见我们一脸茫然，便自己说了。他说，我把所有的神灵都请到船上来了，妈祖啊，佛祖啊，不管是东方的西方的，反正走到哪都有神灵管着一片，所以我就能平安无事啦。

我傻呼呼地接着问，你驾船要驾驶证吗？你走了那么多国家，签证怎么办呢？

翟墨哈哈大笑，说，当初我也是这么问人家的。现在发现，驾帆船是最自由的，既不要什么驾照，到任何地方都是落地签证，把船一靠就可以上岸。他说我怎么那么傻呢，要是早点当个蛇头，就用这船来拉偷渡的，可就发大了。

知道他是说笑话，也跟着笑，这么一去二来，彼此的陌生感就没了。

天下起雨来，躲在塔吊下，雨水依然滴滴答答地追着我们，往脖子里灌。站着站着，翟墨突然冲进雨幕中，踩在铁链上，拉着帆船的缆绳往塔吊的立柱上拴。那铁链虽然粗大，但悬在江面上，一摇三晃的，看上去很吓人。翟墨却很从容地把缆绳拴好。他说，固定一下，风浪大的时候可以避免船撞在码头上。

看看天，雨依然没有停的意思，于是说，我们去吃饭吧。

“你喝酒，我跟你妮妮道来”

我们找了一家叫“和记”的饭馆，坐下点菜。我们一共四个人，两男两女，除了翟墨，另一位男士还要开车，所以点酒水的时候翟墨看了一下形势，便说，我还是喝点啤酒吧。我忽然想起他是山东人，山东人应该喜欢白酒的，一问，果然是。于是说，就喝白酒吧，我陪你，我三两你七两。他说不行不行，你们上海人都管男人叫“大豆腐”，今天在你们地盘上，我也要做一下“大豆腐”，我绝不多喝，一人半瓶，男女都一样。

说不过他，于是把酒倒上，对喝。

面对面坐着，又有酒为媒介，谈话就有了气氛。慢慢地，翟墨的话多起来。

翟墨说他当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是个拍胶片的，毕业后在南边做了几年，觉得自己不适合，便开始画画。我好奇地问，电影拍摄多牛啊，当年张艺谋不就是摄像出身吗，现在都成这么个大名导了。翟墨说，你以为当导演就是老大？上面还有制片人投资人呢。一个剧组在一起，其实相互牵制的地方很多，没有自由的，我喜欢自由。

翟墨在泰山脚下埋头画了一年画，便去法国开画展了。一年就能去国外开画展？我觉得不可思议。翟墨起先说，蒙老外呗。后来酒过三巡，他又说，其实我绘画基础很扎实的，我6岁就开始学画了，当初打算考中央美院，后来没考上，才去了电影学院。

2000年9月，在欧洲游历的翟墨接到来自新西兰的邀请，到奥克兰筹备自己的个人画展。闲暇时，他帮当地的一家电视台拍片子，在那里，翟墨结识了一对航海家夫妇，聊着聊着，翟墨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一下子被激活了，在那位航海家的指点下，他用了所有的积蓄买了一条船。

第一次出去我什么都不会，翟墨说。什么GPS，什么航海图气象图，都不懂，可是出去转了一圈，就什么都懂了。

航海，时时跟惊险相伴。在印度洋的一段航程中，有两条大鲨鱼跟了翟墨一天一夜，他只好不停地给鲨鱼扔食品，能扔的东西都扔完了，天色也渐渐晚了，他几乎失去信心，却没想到鲨鱼也会玩腻，突然掉头离开了。海盗、吃人部落，那些常人想象不出的惊险，就这么星星点点地铺陈在翟墨9年的航海路上，一路伴他而行。

惊险还罢了，翟墨说，最怕的就是孤独。有一次，整整5天都没有遇到风，帆船没有动力，只能停在海面干等。水面像大块的玻璃一样平整，空气中一点味道都没有，连鱼腥味都闻不到。天上湛蓝一片，没有鸟的踪影，安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那是一种真正的与世隔绝的纯净，让人惶恐。人在空寂中，经历过的所有乱七八糟的杂事都会在脑子里浮现，让人几乎要发疯。翟墨说当时自己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了，只盼望哪怕有只苍蝇或者蚂蚁能够陪伴他，实在不行甚至鲨鱼也行。

说这些的时候翟墨就像在说别人的故事，平静而舒缓，其间，仍不忘劝酒，说个几句，他便会举杯，用山东话说，喝酒喝酒！

看过翟墨的资料，今年41岁了，仍是孑然一身。美女总是崇拜英雄的，所以经常有漂亮美眉跟在后面穷追猛打。据说他跟一个酋长的女儿有过一段，还听说有台湾空姐每年休假都会飞去翟墨的驻地，陪伴他。至于那些在网上发帖高呼“翟墨翟墨我爱你”的，更是数不胜数。翟墨说，他没准备单身，等航海结束了，他一定找个喜欢的女人，生一大堆孩子。可是现在不行，他航海还没航够。

我追问，你讲讲跟酋长女儿的故事嘛，你讲讲那个台湾美眉的故

事嘛。他便说，你喝酒，我就给你娓娓道来。于是我傻乎乎地喝，左一杯右一杯的，可是直到那瓶白酒见底，他都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。

我问他什么时候离开，他说，台风要来了，打算避让一下，等台风过去了再走。我说好，要是你不走的话，我找你喝酒。

我们把他送到码头，他跟我们依次拥抱后，慢慢地走进黑黑的雨中。

“你怎么像个写花边新闻的记者？”

天天说“莫拉克”就要来了，社会各界都做好了充分准备，可“莫拉克”就是跟大家躲猫猫，弄到后来，气象局就像那个整天说狼来了的撒谎孩子，每天发出的台风预报，大家都不再信了。

有两天只顾着写稿子，第三天一想，答应要请翟墨喝酒的呀，也不知走了没有，于是星期五晚上打电话去问，你还在上海吗？明天有空吗？请你喝酒吧。翟墨也不知在哪里，说话的声音嗡嗡的，听上去有点大舌头的感觉。他说哦是你啊，我们那天酒喝得挺好，明天中午来吧，到船上看看。我说好的好的。

于是便去，坐地铁，直接到塘桥。

到码头有蛮远的路，偷懒，不想走，就打电话问，现在的潮位怎么样？能上船吗？啊还不能上啊，那你出来吧，我在路口等你。

站在路口，远远就看见他了，穿着绿T恤，米黄色的短裤，向我摆着手走来。其实他不摆手我也早认出他了，那肤色，那飘逸的长发，唯他所有。

坐在饭馆里，点菜，起先他说你点嘛我吃嘛，啥都吃，但等我点完了他却拿过单子来看，说太多太多，吃不了，刷刷地划掉几个，换了两个新鲜蔬菜。因为在海上，除了罐头就是方便面，所以只要一靠岸，他都会大量地补充蔬菜。

这次他主动说，今天喝啤酒吧。我说怎么不喝白酒啦，认输啦？他说不是不是，昨晚跟上海的一个朋友，喝多了，回船的时候掉黄浦江里了。我大惊，真的？怎么会呢？翟墨便一五一十地说，因为没涨

潮，要借助绳子才能上船，平时吱溜一下的事，可是喝高了嘛，就吱溜到黄浦江里去了。被江水一激，酒自然是醒了，但上船一看，哎呀，全身上下都成黑的了，你们黄浦江真脏啊，翟墨说，我一气之下把衣服裤子包括鞋子都扔到江里去了。

我说，黄浦江没那么脏吧，这里原来是煤码头，你肯定掉煤泥里了。

还不止呢，连手机也泡得不能用了，翟墨说，只能换了个手机，旧的也送给黄浦江了。

我笑起来，我说好啊好啊，我看上海就是跟你有缘，先是台风留你，现在又非要你留下点东西，下次你写航海日志时，千万别忘了加上这一笔。

说着说着，我忽然想起，自己的“正事”还没办呢，便问，上次你答应告诉我的，跟酋长女儿的故事，今天总可以说了吧。

他嘿嘿一笑说，其实也没啥，有次航行到南太平洋的一个岛，住了一段时间，酋长想把女儿嫁给我。那女儿也愿意，可我知道海上航行是很遭罪的事，就没带她。我再想听下去的，可是翟墨不说了。

我不甘心地问，没了？就这些？那酋长能这么让你走？你是不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驾船离开的？

翟墨说，你当是写武侠小说呢，还月——黑——风——高！哎你怎么老打听这个，我看你像个写花边新闻的小报记者。

我有点泄气，说，不问这个我问什么？难道问你航海是不是为了传播文明？还是问你为什么要在船上挂中国国旗？这些早被人占了先，写文章都不新鲜了。

翟墨说，哈，原来你果然是个写书的，怪不得名片不给身份也不暴露。

我心想，这下完了，他肯定什么都不肯说了，可是没有，他还是那样，很随和，大大咧咧，不设防。

吃饭期间见他一直不停地摩挲他的手腕，便问，手怎么啦？翟墨说，擦伤了，我想找家医院，处理一下伤口，水脏，容易感染。

我说行，一会陪你去。



翟墨在船上

翟墨说自己很久很久没看过病了，做梦都没想到居然会跑上海来挂急诊。他说今年年初他经过菲律宾时，连续发烧五天五夜，当时他漂到一个杳无人迹的无名荒岛，以为自己感染了登革热，胡乱吃了船上带的一些药，却发现有些药都已经过期了。绝望间他挣扎着给朋友发了一条短信：“高烧五天，孤岛无医，风大浪高人无力，是否命归菲。”

后来？自然还是扛过来了。

日照号

“日照号”就是翟墨的那条船。白色的，挺漂亮。

上船要脱鞋，因为船就是他的卧榻，他的坐席，所以保持清洁是很重要的。一上船，就被一样东西吸引，那是一丛不知名的绿色植物，外形就像竹根上长着的一蓬草。翟墨说那是他从海上捞起来的。一次他老远看见有一团东西在海上漂浮，以为是什么鱼之类的东西，近了一看，居然是这么美的一捧绿，大喜过望，赶紧捞起来。现在，这植物已经陪了他半年多，平时也不跟他争抢淡水，只要浇点海水，就蓬蓬勃勃地绿着，非常稀罕。翟墨说有机会一定要叫专家鉴别一下。

走进船舱，就等于进入了翟墨的王国，地方虽然不大，但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区域，生活区主要是卧床，床头的架子上，满当地塞着箱子袋子。翟墨说如果用吊床的话，这船最多可以睡6个人。餐饮区有个煤气灶，因为船顶上有太阳能板，所以可以烧水做饭。但翟墨说海上风浪大，船身几乎一直是以45度的角度左右晃荡着，所以除了烧点水泡方便面，别的什么都做不了。船舱的后面是储藏区，堆放着食物、淡水以及其他的生活必需品。翟墨的衣服，干净的或是不干净

的，都挂在那儿，红红绿绿的，给有点凌乱的船舱添了点色彩。墙上挂着些大大小小的照片，翟墨无一例外地微笑着，只是身边的人不同，有时是白种人，有时是土著人。船舱里很闷热，没一会功夫就出汗了，想象着没空调没冰箱的日子，一定是很难熬的。

翟墨拿出一叠照片，那些照片都是近年的，一张张地看过去，翟墨曾经的日子就慢慢流动起来，他的肤色渐渐变黑，面容渐渐沧桑，从一个略显稚气的艺术家，到一个成熟坚毅的大男人，航海，只短短的几年，就加速了翟墨的生命历程。翟墨有1.85的个头，匀称的身材，发达的肌肉，裸露着上身倚靠在船的桅杆上时，很帅，也很酷，我想，即使没有其他手艺，光凭这副好身板他就能在社会上混饭了。可是他却选择了航海，一个被称为自虐的行当。

在船上翟墨也会作画，但只能画点小样，他说在北京宋庄的画家村有自己的工作室，在航海的间隙，他会在那住上一段时间，把大海留给他的瞬间感念留在画布上。他拿着一张照片给我看，他说这是当年在泰山脚下画的，对泰山的印象。是抽象画，画面红一道绿一道的，色彩非常的艳。他说，怎么样，我哼哼哈哈的，其实没怎么看懂，他又使劲地把手伸远了，说，油画要远看的，现在看出名堂来了吗？其实我即使看出名堂来也不想跟他探讨什么绘画艺术，我认识了太多的画家，可航海家就他一个。

我打岔说，你这条船花了多少钱哪？翟墨说，这其实是我的第三条船了，以前买的是休闲类的，船宽敞，有浴室也有卫生间，还便宜，只要40来万，现在这条船是远洋航海用的，要100多万，还是二手的，船买回来又完善了一下船上的设备，包括全球定位系统、卫星通讯、风力掌舵器、电子掌舵器以及最为重要的淡水处理设施等等。他说，他所有的家当都在这船上了。

问起翟墨的家人，他说父亲去世了，还有一个老母亲。为了不让母亲担心，他从来不跟母亲说航海的事，有时母亲会问他，老六啊，你打了多少鱼啊？赚钱了吗？他就说，够吃够喝。他说，母亲一直以为他买了条渔船，老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画画改行去打渔。他还说，

他跟孔子是同乡，孔子老是说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，可自己周游列国，跑得比谁都远，所以他也不算是违背祖训。

我问翟墨，这地球都环过了，下一步还打算干吗，他说，去南极呀！我惊讶地叫了一声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我说，你是不是准备买条破冰船呢？他不置可否。

说话间他忽然说，我给你煮杯咖啡吧，真正的哥伦比亚咖啡。他一头钻进船舱，一会问，要浓点淡点？一会问，要不要加糖？没过一会就端出两杯咖啡来，用日本一种黑色陶瓷杯盛着，热腾腾地香气扑鼻。

品着咖啡，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，正好能看见徐浦大桥和正在建造中的“中国之冠”，雨开始下起来，飘飘洒洒，站在这天穹下的小小的“日照号”上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像翟墨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，我们究竟该怎么评价他呢？

我站起身，打算告辞。翟墨看看天说，下雨啦！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挽留的意思，但我还是得走。

翟墨打算明年到上海来发行他的航海日志，他问我到时候能不能去帮一下忙，背个红绸带什么的，我说红绸带还是找小姑娘背吧，我可以帮你维持秩序，有不排队的，就给他一掌！他有点出乎意料，说，看不出，原来你不光会写月黑风高，还是个武林高手呢！

在他的帮助下，我艰难地上了岸，他挥挥手，说走吧走吧！

雨幕中，他的“日照号”孤零零的，他站在那儿，也孤零零的。

那天是2009年8月8日，立秋的第二天。

“莫拉克”还在路上。



英雄寂寞



翟墨是16日回到环球航行的起点——日照市的。他曾邀请我跟他一块漂回去，参加他的返航仪式，可我没去，当时的盛况，只能看媒体的报道了。

这里摘录一段：8月16日10时许，在由13艘船组成的迎接编队的

护拥下，山东人翟墨驾驶那艘熟悉的无动力帆船，安全靠泊日照市万平口码头。在这里，翟墨受到人们英雄般的热情欢迎。护卫船只汽笛齐鸣，岸边升起五色彩烟，码头广场鼓乐齐奏。翟墨项戴花环，登上彩车，在市区进行了巡游，并在太阳广场参加了隆重的庆祝大会。在庆祝大会上，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祖远宣布：“日照号”暨中国首次单人无动力帆船环球航海圆满成功！日照市委书记杨军说：“我们张开双臂欢迎航海英雄翟墨顺利归来。你用力量和智慧与风浪搏击，我们为之骄傲，为之自豪，为之欢呼！”

我还注意到翟墨在上海的那段时间，媒体报道时用的是“访问”，很官方的一个字眼。

不认识翟墨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是那么有名的人，认识他以后，我也没觉得他跟普通人有什么距离。因为在上海的这几天，我没有看见他被媒体围追堵截，没有在上海的早新闻或是晚新闻里看到一丁点关于他的消息。没有一家企业给他任何帮助，而在中国的其他城市，在国外，甚至是在他误入的美国海军基地，大家都在竭尽全力地帮他，在那些人看来，他们不是在帮一个航海家或是一个中国人，他们帮的是敢于挑战极限的，一个人类共同的英雄。

或许上海需要的是企业家、金融家，却不需要这样的英雄？

我想起翟墨离开吴淞口时打的那个电话，问他伤口好点没，他说，你们也不来看我。虽然是笑着说的，但还是会让心疼那么一下。

我无话可说。

他的离去，一定是非常非常寂寞的。

“如果有一条船，就能沿着这个圆形的充满水的星球，到世界任何想去的地方。”翟墨诗意地说。这样美丽的梦，有多少人能做，又有多少人配做？

那天，女儿花两小时看完了翟墨记者招待会的视频，深叹了一口气说，翟墨离我们好远啊！

她说的不是空间距离。我知道。

生为艺术

12岁阴差阳错与舞蹈结缘。16岁开始获得各种各样舞蹈大奖。20多岁转行主持，而后兜兜转转，起起伏伏，不舍地离开舞蹈进演艺圈。辗转着离开沈阳去福建，漂泊、流离、游移……这个女子的一生错落而戏剧，只是，却与艺术息息相关，生生不离。

文 / 徐蕙照

